

第二屆五虎崗文學獎 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（續上期）更可怕的是，振生對母親的愛戀越來越深，只要母親走近他，振生就會隱沒在最底處，害羞的躲在敏雄身後，讓敏雄來應對。只敢搶奪日記裡敏雄發言的權力，對母親滔滔不絕的訴說。半夜偷偷摸摸將母親晾在陽台的內衣褲忖入懷中，深吸塞在枕頭之下，母親的味道是春藥，日日夜夜啃蝕振生的心靈。

自從父親過世後，母親一直是一個人，倒也沒聽說母親有交往中的對象，那母親到底如何發洩她內心的苦悶呢？難道她從來就沒想過要找一個人照顧她嗎？敏雄常在思考這樣的問題，也想著應該要勸母親去跟別人交往，免得母親老了他也娶妻生子，母親還是孤孤單單。直到振生進駐他的身體後，這個問題變成他跟振生對話的重點，只不過振生更多的關懷放在母親的性上。

某日，母親跟敏雄仍重複著互相偷窺的模式，敏雄縮在衣櫥裡，仍看著母親搜刮他房間的每個角落，最後拿著日記坐了下來，記載的仍是振生對母親的邪念，更不堪的更低下慾望，赤裸裸的彷彿是情書告白。

振生轉變為主導者的地位，貪婪的注視房間的動靜，敏雄有一絲絲的不安。

母親嘆了一口氣，把日記放回原處，起身。也不是要離開，就對著敏雄房間的全身鏡，仔細的審視自己起來，細微的程度連眼角的細紋都數數兒了，目不轉睛的盯著鏡中自己的臉一陣子後，母親開始化起妝來，大紅的口紅，嘟嘴成微翹，蘋果紅的腮透著幾分嬌羞，眼角被顏色勾勒出幾分期待，轉圈的時候飄成飛揚的裙襪。敏雄呆住了，他從未看過自己的母親有這樣的明媚？欽成熟的萬種風情，有些微的亮度，是記憶中敏雄那個年紀的女孩子會有的神態，這兩種夾雜的女人味，刺著他也刺著振生，就像碎玻璃一樣，反射兩人的慾望和反射出母親數個不同表情。她變成不再是母親而是女人的身分。

敏雄和振生都吞了口水，聲音清晰的彷彿是慾望在長大的聲音。母親躺在敏雄的床上，撫摸自己，雙眼迷離婉轉呻吟，逐漸褪去的衣裙，隆成地上的小坡，顯得眼前的山峰完美聳立，姣美的弧度，那頂端是任何旅人都想登上的點，那怕是強行入侵也好。敏雄想起最近在讀川端康成的《千羽鶴》，無論如何，母親的胸部是不像近子的胸部一樣醜陋，半邊的左乳到心窩處，沒有長著雜毛的巴掌大胎記，敏雄看著母親的美好，不禁自慚形穢起來，他的身上卻隱隱背負這樣醜陋的胎記，灰黑色的構成身後的陰影，他知道那是振生附身的痕跡，振生帶來的胎記。

振生的眼光仍舊跟隨著母親，順著那山脊走下，曲線分明，平坦的道路直通茂草叢生的水澤，氾濫美味的甘霖。敏雄看見女體在他面前毫不遮掩，想起他過去在這樣的母體下被孕育，從水澤裡探頭第一次和母親打照面。敏雄興奮了起來，他想到自己鑽出母親胯下的那刻，母親除了劇痛之外，有沒有絲毫的快感？（或者這是振生的想法？）

但是敏雄旋即被自己的想法震驚，他責備自己怎能產生這樣的念頭。手顫抖著想抓住一點什麼，只能握住振生的手，振生對敏雄露齒微笑，帶著某種鄙夷說：「她永遠都是你母親，我卻能做你父親做的事情，足以生下另一個你啊。」

敏雄忿忿極了，也不甘示弱的反擊：「振生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只是我生出的幻覺，我才是你的父親。」

然後眼前的母親慢慢停止動作，激動了幾秒鐘後，平靜的躺成一個空間。在敏雄和振生之外的，他們伸手也觸不到的空間中，緩緩的哭泣起來，哭聲對比剛剛的呻吟，有種淒厲。而母親赤裸的身體，赤裸的手上，抓著振生塞在枕頭下的母親的內衣。

晚上，母親和敏雄平靜的互不干涉，展開乏味的日常對話，敏雄心裡卻想著母親下午在他房間裡的舉動。

也許是窺到那樣空間的緣故，那樣的夢潛入敏雄的夢，他又走入一個虛幻的空間，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全是幻覺。

敏雄仍躲在衣櫃裡，他看見父親和母親正在他的床上激烈的性交著，然後潔白的床單上瞬間血紅一片，他看見自己在這樣激烈的纏鬥中，被拉扯出來，他張眼大哭，滿頭血腥，振生變成了他父親，環抱逗弄著他，眼底閃著捉弄得笑意。然後敏雄的臉龐身軀急速扭轉，瞬間膨脹成國中生模樣，在接近黑夜的辦公室桌上，徹底的強暴了那個年輕的女老師，老師的哭聲好熟悉好淒厲，他一邊加快速度一邊把女老師的頭轉過來正對著自己，那是母親的臉。在夢中的他居然毫不在意的嘲諷哭泣的母親：「你因為對兒子產生慾望而羞愧了嗎？」

他和振生在夢中平分母親，他清楚的知道這是幻覺。但他和振生在日常生活中共用一個身體，卻是真實無比的事情，對母親的慾望也是真實。

自從那個夢以後，敏雄和振生對於母親的慾望越趨強烈，兩人對話從單純渴望母親

變成密謀強暴母親的計畫。敏雄對這樣的自己越來越害怕，振生就像敗壞的那個部分，隨著血液流遍他的全身，再這樣下去會怎樣呢？他會鑄下什麼不可挽回的大錯嗎？還是敏雄最後就完完全全敗給振生，他的肉身就被幻覺佔領變成振生了呢？

某天，母親小吃店的工作放假，母親那天不用出門，敏雄自然也就說學校沒課，光明正大的待在房間不出來。

到了傍晚，客廳裡的電話響起，他走出房門，想去接電話。

聽到母親的聲音從客廳傳來：「喂，請問你找誰？振生？我們這裡沒這個人喔。」啪一聲掛上電話。

敏雄微微一震，那一震震壞了原有依循著幻覺構築出來的規模，他默唸了一遍母親的話：「振生？我們這裡沒這個人喔。」

像掛上電話一樣的啪一聲，他的幻覺碎了，本來心裡肥沃的那片土壤，一下子轉成貧瘠，大樹倒塌，他腦中一直思索振生是誰自己又是誰的問題。我是誰的問題讓人頭痛欲裂。

母親走進廚房，準備煮晚餐。

這時，電話又響了，敏雄抱著頭緩慢的走進客廳，又是那樣的夕陽灑在他身上，顏色觸動感覺有一股將盡的哀傷，他淋著那樣的火紅，有幾分壯士斷腕的接起電話。

「喂，我是沈朋宇，請問振生在嗎？」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再清晰也不過了，反覆的詢問著熟悉的人名。

敏雄用敏雄的身分、母親的口吻又重複的回答了一遍：「振生？我們這裡沒這個人喔。」

親手打碎心裡的那片鏡子，最後一眼看到鏡中人面孔因為過痛而猙獰。

掛上電話，敏雄走回房間，鑽進衣櫥，閉上眼睛的那一刻彷彿看到沈朋宇，沈朋宇手上抓著兩個木偶，躲在布幕之後手舞足蹈，很是自得其樂在他一手編織出的劇本。然後啪一聲，木偶的線斷了，沈朋宇從手舞足蹈轉成手足無措了起來。

敏雄笑了，怎麼突然好累好想睡，最近大概是花花公子雜誌看太多，想的都是女人的裸體。學校那邊不知道怎麼了，要期中考了吧，明天要記得去學校跟同學借筆記。那個老愛衝著他笑的學妹，下次就問她要不要一起去看電影吧。

想了許多許多，敏雄累了，在衣服堆裡就睡著了。

直到聽到母親叫他，敏雄醒了過來，對於自己睡在衣櫥的舉動不解起來，看了看錶好像只睡了十分鐘，卻彷彿是睡過了一陣子，桌上攤著空白的日記本，一個字都沒寫，對了剛好可以記下剛剛的怪夢，聞到廚房的飯菜香，肚子也餓了，敏雄走出房間，步履輕快的可以唱歌，有一種重生的感覺，再真實也不過了。

「我叫黃敏雄，21歲」，敏雄輕輕的說出這句話，再次確認了自己的存在。（全文完）

2010/09/27